蠻荒艷秘
驚險雄奇

中國泰山

㈥

第一章……覓仙草蠻女遇妖龍

　　要不然的話，此刻如果更有一二枝三管銃，那必然要將妖龍打死在岩石上了，可是板鬧留行和他本人的性子太急了，要發槍一陣放完了，現在眼巴巴見妖龍在石頭上猙扎不起，連蹈三四次，終於不能還起，牠便向半崖西坡下一蹦．雲時就聽不見了，再仔細去覓那個被害的白傈傈女子、却早已被龍尾掃出兩三丈外幸而有一悚松樹將她攔往了，此刻趙宏本等在五指峯的石岩洞中瞧得清清楚楚，在他們的逆料中，他三個廿冒天險，敢去龍頭上板角，虎口中拔牙，眞是自尋死路了，那裏知道，結果並不如想象那麼可怕，龍的伎倆，也不過如此，更不若人們傳說，有什麼嚇殺人的變化，照樣中了三管鐵銃的擺核鋼釘，立刻便失去了馭風乘雲的聲勢了，可見凡百事物，俱要自已有勇氣，有胆量，他的胆子頓時大了，便喚着三個漢人，一齊揹插劍，飛斧過來接應了，待他趕到下崖時，白鐵兒與留行正自施行他們固有的急救手續，原來這個女子，一則是遍體鱗傷，渾身上下，都是利爪的血痕，留行急將身上的黑布上披，用刀割下一半來，先給那個女子紮上了，然後與鐵兒，各人扶被着一隻膀子，在崖面上兒圓圈子，跑了大約五六個圈子，然後將她放下了，鐵兒叫板閘俯伏在地下，將她面朝大橫担在板閘的背上，握緊雙腕，一開一合，這樣有三十多次，那女子星眸微啓，已經有呻吟之聲，從她的小口中發出來，白鐵兒和留行，連忙將雙臂交乂，仰大叩頭．趙老大等四人，由蝶旋道走上崖面，便見白鐵兒等在三百步外的松樹下，粲着急救那女子，倘們一直走了過來，在石崖面的當中一段，瞧見不少碎布貼瀝在青石上，還有幾塊較大的白布上，還染着斑瀾的血跡，煞是怕人，到了他們的身邊，就瞧見這個被害一可憐女子，渾身沾着灰白色的龍涎，一陣一陣腥臭氣味，中人欲嘔，細瞧那女子，雖然是白羅羅族　生得却相當年端秀，鼻如玉杜，星眸微凹，雙道仰眉．不須描畫，若與漢人婦女的體材相較，她可以說是最高大的頭綴個兒啦，但白羅族人，十九均甚高大鍵壯，婦女亦然，她的身材，祇可以算是適中，兩臂很後的綫板骨上，深築入肉的八個爪痕，血流不止．還有玉股的上下，臀部與腰部以上，皆有深切的爪傷，更可憐的．下亂有血股股然從褲襠中滿印出來，：白鐵兒見趙老大等來了，提緊乂將自家的．條團裙給她上體裹把來，因爲他們知道漢人的禮節．婦女赤身見男子是大不敬的事。

夏風著

陸皓東烈士傳

一葉

陸皓東烈士，字桂中，粵之中山人也，性慷慨，好任俠，嘗經商滬港之間，因陳少白氏之介紹，在港識總理，自此與總理過從者密，各抒懷抱，討論革命，君目擊當時外侮日亟，常思以禦侮之道，革命思想，油然而生，

　　會甲午︵光緒廿年西歷一八九四年︶中日之戰起、滿兵敗績，國勢阽危，人心激憤，總理見時機已至，謀在廣州發難，︵即第一次革命︶並在香港設立乾亨行，爲革命運動之總

機關，而在廣州亦設立農學會，爲革命同志之會集之地，總理當時[illegible]劃發動東西江之民軍[illegible]兩路挾攻羊城、熾滅醜虜，君開訊，躍起對總理曰，男兒報國，此其時矣，乃借桿垂光朱貴全丘四等，秘密由香港赴廣州、奔走各地、聯絡同志，以期呼應羸做，乃決定九月九日舉義，詎事爲奸徒朱棋所洩，破農學會，君適寄寓會中，遂被捕，當晚提訊，君侃侃而論，直認從事革命不諱，雖迭加酷刑，遍體鱗傷，矢不供出各同志姓名住所，

緊張刺戟
紀實佳著

九嫁夫人

一二〇

汪劍鳴製

第五嫁　十八……光棍犯法自綁自殺

　　他走到當中，由兩個奴僕立即給他鋪下了紅毡子，以備先行拜禮祖師而的例儀，拜過之後、李步祿也跟着下拜，然後李步祿先取那根檀木龍鱗棒有在門家頭上、依然到神前跪下，雖候老師責罰，口中說，一弟子未曾細心習學前人的規例、過爾收徒、不能管束．致該徒任意破壞幫中的潤規，弟子失祭粗心，罪不可道，敬求老師慈悲弟子，先責後教，……﹂鄭太爺拍案應聲問道，﹁李步祿，你是不是潛祖師爺門中的小豬，﹂步祿藉徹的答道，﹁是的，老師，……﹂﹁[illegible]，是的，爲什麼不習幫規，便收徒弟，……﹂﹁老師，……．弟子知罪，願意接受老師的責對，﹂﹁你既顯責對，爲什麼揀重棒盾上頭一，一老師是最仁慈的心腸，愛護弟子，無微不至，弟子不敢取鐵棒者、並非貪生怕死，祇恐老師可憐弟子不加譴責，﹂﹁那麼，爲什麼不拿竹板，﹂一老師，……光棍對法，自綁自殺，弟子所犯的罪，不是打竹板可以了事的，本應受鐵聯嚴責，因爲老師慈悲，必啪准我降低一殺，﹂到此刻，鄭太爺忽的起身，滿面皆鋪嚴藉殺氣，劈手拿起檀木棍來，沒腦沒頭，一陣子亂打下去，李步祿咬牙挺跪，忍痛不敢動彈，可是鄭太爺的手下有數．何況這檀木板，頭半段是二片合成的，所以打下去，響聲很大，疼痛却還熬得任哩。大約打到十板八板之後，魯仲連的師兒們趕緊下座，先山一倘上去擋住棍子求情鄭太爺不依，一定要打、於是接着第二個跪下來，仍不准情，第三第四連着挨肩跪下，才聽見鄭太爺說一句鬆口話道﹁好，你們要求情、必須對祖師而担保．下此不能再收這一種敗門辱師的小寄生，否則便要連你們四個一同受家法處治……，﹂﹁當然，……老師，﹂鄭太爺這才將棍子重行奉送到祖師木龕神主前，又自嘰哩咕嚕念了幾句似偶非偶的解怨兒，這才退座在左邊的大椅上。

英國鐵頭　邱吉爾

鵬．綠．

　　英國自對德國宣戰，出兵幫助波蘭抗戰，張伯倫首相就組織了一個﹁戰時內閣﹂，維致新人材，把重要的海相一職、昇予激進派政治家邱吉爾，拿國人[illegible]非當與魯．邱吉爾是英國反對吉爾勒最劇烈的人，他希特主張和德國打個明一向所以希特勒常在演白，閣他是共產黨搗亂說中，有這人存在，英份子國休想合作，其實德兩怕他。歐洲的時論非常說希特勒是爾﹁銅家都，礎不過邱吉爾的頭一頭﹂，現在兩人既﹁鐵始交手，當然有一個開破血流的．鐵頭邱吉頭生於一八七四年，現爾六上五歲了。他是軍已，政治家，兼著作家人頭腦非當聰明，見解．很透激．初時當士兵也參加過南非洲之戰，，成﹁從軍記﹂一書一八九九年入政界，迭次出任商務內務海軍各部大臣。這時德國想多造兵艦和英國海上[illegible]薪、邱吉爾就和他勢不兩立。[illegible]一九一四年時，德國發動歐戰，破壞比利時中立．英國內閣已在和戰不決的當兒，他挺身主戰，一唱果然百和，到底把德國打敗。共後邱吉爾又做陸軍大臣軍需人臣等職。

百鬼展覽會

身縛杯飛

泊鳳。

　　邑有某公，除官之金陵，孚眷往，寄寓戚吳姓家，徐謀購屋居，相廈有所，鮮中式，最後得一宅，崇廣輪奐，索値亦廉，公殊喜、退捐金爲定，歸而述於吳，異尼之曰，是宅凶，故數年不住，不如他闔，家人亦疑信參半，怒焉以爲憂，但公性褒愎，終勿聽從議成後，卽遷入，亦無他異，居兩月後，公以，政成劇，恆宿署舍，而怪亦從此作矣，初時有璧發自空屋，跡之無人，久之入夜彷彿黑影幢幢，倏隱倏現，家人疑爲鬼，以告公，公叱爲安，夕陽西下，家人輒悸慄不宿，公子及女，卽衆衣追隨，依依母側，不敢稍離，或羣聚一室以自壯，一夕公歸，與家人聞話家常後，卽獨處東廂，批閣案牘，僕燕燭淪老進，

將退，公戒之曰，不開呼喚，不得擠入攫吾事，僕啫啫退，公閤卷不轍，時逾三更，萬籟況寂，一燈如豆，忽戶外展聲棄棄，及門而止，似將叩關，公疑爲僕，怒叱曰我言汝敢不遊乎，言未竟，室門立啓，視之閱無人，室中燭光忽然搖曳不定，暗濟欲滅，陰森懾人，似一鬼形現於前，公雖愕且駭，然素以方正自許，乃力振心神，復掩門寫燭，閉纔數頁，疊身寒思飲，遍覓桌上，置君已杏，異而四顧，見杯已懸室，若有繫者，徐徐上騰，公騖欲起，則體若縛於椅，如膠閉不得脫．欲道更難舉步，益駭絕，仰視室閒，則杯搖湯更甚，升幾及椽、不禁銳聲呼救，詎聲而出，杯驟自高室嘹地，谿然一聲，碎成片片，家人開聲爭集，見公顏然倒椅中，戰懷已無人色，公於是不敢復居，數日後，逸還避，識者白、此鬼爲祟，惜某公不能以正氣掃之也。

第二二篇

欲訂本報請撥
電話一三八二九號

聯話補

㈢

王曉籟曾門撰一聯置諸座石，聯曰﹁爲閩家，爲社會爲此爲官爲商，皆爲人作嫁莫間到底爲什變﹂﹁不愛錢，不惜財不但不貪不齊，且不願生計恐怕將來不得了﹂，可謂渾成而社會開人之身價自見。

銀飯碗

（三七）

神龍

（五）稽核先生的例行公事

　　還有一個稽核先生是留學生，讀者們一見是留學生，當然要問我，他到過那一國，現在我來報告你們，他是留在本國的。等來他這﹁留﹂字．是挽留的﹁留﹂，他在某隻高級中學高中二年級，足足要給人家挽留三年之久，後來教務長，實在有些不好意思再把他挽留下去．便把他硬及格在望入高中三年級，但是這三年級的畢業難關，却無論如何渡不過。他的年齡那時候已是二十多歲了，再一年一年的給那高級中學挽留下去，自已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便索性難開了那學校，到一家簿記補幫學校裏去補習，誰知就此學以致用，先進一家銀行裏去當會計科科員，後來久而某機關裏去做會計主任，某機斷裁撤之後，不知給他怎麼一來一就此踏進某銀行，當起稽核先生來，共實像他這抖亂學似的人才，看看他外表至多是一個肯適人家的汽單夫，講到他的眞才實學，那尤共不必說，也許不及幾個練習生，因爲那般紙名生倒是要憑實本領的，這稽核先生，每大在辦公室裏對對那勞什子的帳，吹吹牛皮，拍拍馬屁，根本有什麼大不了的機械工作做，但是本領騾差架子很大，而且很慮心，見了人家對他不拍馬屁，便認那人是應不起他．而百般中傷，這種人一言以薇之，﹁寄生盡﹂而已。假使沒有排頭的話，二十塊一月，也不一定有地方去賺。

國際賑災獎券

◇◇發行勢成泡影◇◇

．公明。

　　獎券還在目前的上海，可算是沒落的時期，雖是彩票行裏還有慈善獎券，萬國儲著會的分條獎券，以及跑馬香楷等幾種應市，但，也不過是在硬撐場[illegible]。最近有人又籌劃發行什麼國際賑災獎券，攤記者所得的消息，進行雖是很積極，然而能否實現，仍是莫明其妙，因爲有不少的困難問題，的確不容易解決，發起發行還種獎券的股東倒盡是上海知名之士，他們目的．說並不是爲了賺錢或者做投機買賣，希望只想從中能夠贏若于，救濟救濟國際的災荒，動機當然是講得很純正．但是這幾位發起人，和國際方面沒有什麼關係，以致這様熱心的動機，得不[illegible]國際人士的同情，不僅無人贊助，反引起多方面懷疑，總以爲他們有心關利，嘸啥好意，尤其是各國旅滬的僑商，認爲是他們別有作用，竟有呈請各國駐滬使領制止。其外他們原想用英商名義，請位掛名發行人門英僑結果條件談得不安，便換了葡商，可是現在這位葡商發行人和他們意見尚未曾織洽，以致呈請登記暫且擱淺，

　　還有發行慈善獎券的法商，覺得他們還種獎券發行出來，未免要受影響，也正在極力的向令方面疏通阻止，所以，這稱獎券或許是勢成泡影了．

　　他的爲人是非常強硬的。英國現內閣首相張伯倫上任之初原想推行綏靖政柔，和德國實行親善、所以不把反德分子邱吉爾延纔入閣，不料德國志在稱霸全歐，英國到底迫得退無可退，出於一戰，因此又把邱老爺請了出來。可知邱吉爾在英國政界地位的將重了。

民國野乘

政海塵夢錄

（一九〇）

（二十四）撥開雲霧見青天

今史氏

進佔，馮軍不敢稍停，卽繼續向鄭州進攻，與第一集團軍兩面夾攻；第一步支，孟津。在黑石關死戰，兩軍內搏，各以指揮乃相殺；吳佩孚軍力不能佩孚退至關內，黨軍又川騎兵包抄，佔領密縣，吳軍便退出鄭州．此時吳來會率領親信部隊，退走南陽，爲維峻部向南陽追擊，方振武亦由襄城前不去師．六月二十五日，攻下南陽；吳佩孚逃至鄧縣，部下祇于學忠追隨樊城，孫連仲用重兵包圍鄧縣．吳佩孚不能支持，由漢水退入四川。正在水逃竹篠一帶，覓船渡河；張聯陸大兵殺到，三面圍攻，于學忠部紛紛赴吳軍命，吳佩孚祇有衛兵三百人，覓得竹筏、保護妻姿，狼狽逃脫．所有振武根據地，完全消滅；吳軍舊部，亦紛紛投降革命軍。襄樊一帶，由方前往接防。

　　馮玉祥既得鄭州後，卽令第三旅長張華堂追殺敵軍，便乂佔領開封●此時蔣總司令經各方教促，仍出任總司令之職，主持第一集團軍，電約馮玉祥至徐州相見。當時有李宗仁白崇禧胡漢民吳稚暉李煜瀛李烈鈞張人傑，同在徐州會議黨政大事。馮玉祥報告靳雲鶚與劉鎮華二人，已投降第二集團軍．第二集團軍共編爲八個方面軍：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孫良成，第二靳雲鶚，第三方振武，第四宋哲元，第五岳維峻，第六石敬亭，第七劉郁芬．第八劉鎮華，蔣認爲滿意，散會以後，馮玉祥忽得報告，靳雲鶚晤聯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張作霖等．

武俠長篇

敘光劍影

秦瘦鷗著

六八

　　可是乂不能明目張胆的出場和章大濟爲難，何況章大濟打章遠，鎖章遠，都是做老子的應有權利，別人怎好干涉，算來道一邊祇得暫且不管，好在章遠也決不致有性命之憂，目下須上緊的還是楊家母子在事情，憑自已這一身本領，要在這樣一無強敵，二無埋伏的所在，救三四個人，眞是易如反拿，祇須下手時再留一半情，不闖出人命來，林魯匡文脫掉干係就沒事了，好個羅仲良，果然俠氣凌雲，藝高胆大，當天也不預備什麼，直至晚飯過後，人聲一靜，才結束起來，又揀了一套衫袴，合着幾十兩錄子結成一個小包栿，裏在身後，腰縣寶劍，輕輕蹤出竇盤，直望道台衙門的女牢撲去，還道台衙門裏頭，自然也像別的官署一般

第七回　傾負心賢哉自縊　悔失寵烈士捐軀

有卜幾名更夫鏢客提燈打析的鑼守，不過他們本領平常，祇能算是一種點綴品，如若眞有強盜前來，他們也防鬃不了，像羅仲良還樣飛行走壁的俠客，休說防鬃二字，簡直瞧都瞧不見，任他從容自在的找到了那間門上標有木牌的女半面前，羅仲良生平幹這類勾當何止數百遭，經驗極富，不慌不忙地揀了一處嗜角，垂下身去，打兩扇鐵衡的中縫裏，張眼窺望，只見裏面有三個年輕的女犯，同坐齋在慘淡異常的燈光之下說話，却不見有年老的，忽聽一個先說道，怎會今夜我終睡不着，另一個接口道，眞的，就是我也覺得很害怕，彷彿那楊家老太太一副七竅流血的驗兒還在眼前，一個又道，現ネ還世界，人心愈弄愈狠，我看那楊老太不是一[illegible]很可憐的老太婆嗎。不知道還管獄的和他有什匿篋深的寃仇。